

主编
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白对照

四库全书

第六十一卷

主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

大怒，派兵渡河，向西进发，与朝廷大军交战。他自己率领一百多人，携带万钧弩箭，从江堤上向朝廷大军射击。朝廷军队大败，尹略战死，胡谐之逃走。武帝又派丹阳尹萧顺之率兵继续前来讨伐，但萧子响当天就乘坐一条小船前往建康。太子萧长懋平时就忌恨萧子响，他密告萧顺之，让他早日把萧子响处死，不要让他回到建康。萧子响遇到萧顺之时，打算自己申诉明白，但萧顺之没有答应，马上勒死了他。很久以后，武帝游赏华林园，看见一只猿猴不停地悲号哀鸣，就问左右是怎么回事，侍从们说：“它的孩子前天从悬崖上摔下去死了。”武帝想起了萧子响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茹法亮受到武帝的严厉责备，萧顺之惭愧恐惧，生病而死。当初，各方镇都纷纷指责萧子响的叛逆行为，兖州刺史垣荣祖却说：“不应该说这样的话，倒是应该说：‘刘寅等人辜负了皇上的恩典，逼迫巴东王，使他走上了这条路。’”武帝认为他所说的有道理。朝廷军队放火焚烧了江陵府，府舍都被烧光。武帝任命乐蔼为荆州治中，乐蔼修缮了几百座州府官舍，很快就修好了，而且没有役使一个老百姓，荆州上下都十分赞赏。

九月，北魏冯太后去世。

冯太后去世后，孝文帝五天没喝一口水，悲哀超过了应有的礼数。中部曹华阴人杨椿劝谏说：“圣人的礼节要求，悲哀不能到毁伤性命的程度。即使陛下想要立贤于万代，那么皇家宗庙的祭祀又怎么进行呢？”孝文帝很受感动，并为此吃了一次粥。于是王公大臣们都上书请求赶快确定冯太后的安葬地点，下葬以后，脱去丧服。孝文帝下诏说：“我侍奉太皇太后的灵柩，好像又看见了她的身影。至于选择太后的安葬墓地，我不忍听到这些。”十月，王公们坚决请求，于是才将冯太后安葬在永固陵。太尉拓跋丕等人向孝文帝建议说：“我们已经到了老朽的年纪，一直侍奉历朝圣主，对于国家以往的典章也知道不少。愿陛下克制对太后的敬慕之情，奉前人订下的典章行事。”孝文帝说：“先祖们一心专于武装征伐，没有时间进行文明教化方面的事。如今，朕接受前代圣人留下的教训，不断学习古典之道，无论在时代上还是在事理上，都和前代有很大不同。”于是，孝文帝对尚书游明根、高闾等人说：“古代圣人制订了卒哭的礼仪，丧服的变换要以哀痛的程度为标准逐渐改变。如今在十天之内，就劝我脱下丧服，这难道不伤天理吗？”游明根等人回答说：“去世一个月后就立即下葬，下葬后就要立刻脱下丧服，这是太皇太后遗书上说的。”孝文帝说：“朕认为，中古时代不实

行三年守丧制度的原因,是由于旧君主刚刚去世,新君主刚刚即位,君主的恩德还没有传播开来,和臣属们的关系还未融洽,所以,新君主必须身穿礼服、头戴冕旒,举行登基典礼。朕的德行还不够,但做皇帝也已经超过十二年了,这足以让亿万人民知道有朕了。在这样的時候,如果不能顺遂自己哀痛和怀念的心情,在感情和礼节上都将丧失殆尽,难道不是一件深为令人遗憾的事吗!”高间说:“杜预论述过,自古以来天子没有实行守丧三年的制度,认为汉文帝所制订的制度和古代制度不谋而合。所以,臣等才敢请求陛下遵循。”孝文帝说:“太皇太后的遗书之所以那么说,你们各位之所以如此请求,都是担心我们会为此荒废了国家大事。如今朕不敢沉默不语,荒废对朝政的处理,只是打算穿着麻布丧服,取消马上改穿日常服装的制度,每逢初一和十五前往墓地凭吊。像杜预那样的观点,大概也是错误的。”秘书丞李彪说:“汉明德马皇后抚养章帝长大成人,到后来明德马皇后去世,下葬后还不到十天,汉章帝就穿上了平常衣服。但是汉章帝并没有因此受到讥讽,明德马皇后的声誉也没有受到损毁,愿陛下效之。”孝文帝说:“朕之所以不愿脱下丧服,接受你们的建议,实在是因为感情上无法忍受,哪里只是为了避免别人的讥讽呢!”文武群臣又说:“春秋的宗庙祭祀是不应该停止和废弃的。”孝文帝说:“自祖先立国以来,宗庙祭祀一直由有关部门办理。朕蒙受太皇太后的谆谆教诲,才开始亲自前往祭拜。如今,老天降灾惩罚我们,人神都丧失了可以依仗的对象,想来宗庙的神灵,也应该停止接受祭拜的香火。假如朕前去祭祀,恐怕也会违背冥冥之中的祖宗们的旨意。况且平时时,各位公卿每每称赞,当今四海安宁和平,礼仪、音乐日新,可以和尧、舜及夏、商时代媲美。可现在却打算强迫改变朕的心愿,让朕不能超越魏、晋时代,这是为什么呢?”李彪说:“如今虽然国家长治久安,但江南还有不肯宾服的吴人,漠北还有不愿称臣的胡虏,所以我们还都忧虑会发生什么不测之事。”孝文帝说:“鲁公伯身穿丧服出兵作战,晋襄公把白色丧服染成黑色击败敌人,这本来也是圣贤们所允许的。如有不测,即使越过牵引灵柩的绳索都没什么,更何况只是要脱下麻布丧服呢!怎么能够在安宁的时候就能预料到要发生战事,以至于废弃守丧之礼呢。古人中有君王在脱下丧服后就闭口不言了,一直到三年服丧期满,如果你们不允许朕穿丧服,那么朕当在脱下丧服之后保持沉默,将朝政事务交给宰相们去处理。这两种情况,请你们选择一种。”游明根说:“如果陛下您沉

默不言,那么国家大事将会被荒废。我们愿意顺从圣心,请您继续穿着丧服。”太尉拓跋丕说:“按魏朝的惯例,在人死之后忌讳的三个月过后,一定要向西祈祷迎奉神灵,向北祈祷消除灾祸,这都需要身穿日常的吉服进行。”孝文帝说:“如果能够用道义侍奉神灵,即使不迎,神灵自然会来的;如果丧失了仁义道德,即使去迎奉,神灵也不会来。这说明平常就不应该那么做,何况是在守丧期间!朕正处于守丧之期,不应该这样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,只是各位公卿执意要改变我的想法,才有了这些反复的争论,想来真让人悲痛欲绝。”于是号啕大哭,退入后宫,在座的文武百官也哭着退了出来。当初,太皇太后忌怕孝文帝的聪明机警,恐怕会对自己不利,就在严寒季节将他禁闭起来,三天不让进食,打算废掉他而另立咸阳王拓跋禧。东阳王拓跋丕、仆射穆泰、尚书李冲坚决劝谏后,冯太后才打消了这个想法。孝文帝对冯太后一点都不怨恨,只是深深地感谢拓跋丕等人。又有一位宦官在冯太后面前陷害孝文帝,冯太后下令打了孝文帝几十杖,孝文帝默默忍受。冯太后去世后,孝文帝也没有再追究这件事。

冬十月,南齐武帝任命伏登之为交州刺史。

交州刺史房法乘一味喜欢读书,常常借口有病而不理政事,因此,长史伏登之得以专权,调动更换将吏。房法乘听说后,非常气愤,将伏登之关入狱中。伏登之用厚礼贿赂房法乘的妹夫崔景叔,得以释放。于是,伏登之率领自己的部下袭击房法乘,将他抓起来关进狱中,向朝廷奏报,说房法乘犯了心脏病,不能胜任,于是,武帝诏令伏登之为交州刺史。

南齐打算铸钱,但最终没有实行。

当初,南齐高帝认为南方钱币缺乏,打算重新铸钱。奉朝请孔凯上书认为:“货物与钱币相互交换,这是自然而然的发展趋势。李悝说:‘米太贵会伤害老百姓,太贱了又会伤害农夫。’三吴地区接连发生水灾而米却不贵,是因为钱币太少,而不是米价低贱,这一点不能不加以考察。铸造钱币的弊病,在于钱币的轻重多次变化。钱重了担心它不便流通,但这带来的损害不大。钱轻了的弊病在于容易被盗铸,而盗铸带来的灾祸却很深。百姓之所以进行盗铸,连严格的法令都不能禁绝,是因为官府珍惜用铜,又不能精心加工的缘故,而这样做的原因又在于认为钱币是没有用处的东西,就务必要让它数量多而且容易铸成,却没有仔细考虑这样做所带来的祸患。百姓追逐钱利,就好像水

往低处流一样。如今打开了人们盗铸钱币、追求厚利的缺口,却又要将他们处以重刑,这是在引导他们犯法,然后将他们置于死地。汉朝时,钱币铸造得很轻,所以伪造钱币的人很多。后来铸造了五铢钱,百姓计算了盗铸的费用太高,无法获利,于是民间盗铸者越来越少。这就是不吝啬铜和不惜精工铸造的效果。宋文帝铸造四铢钱,到景和年间,钱越发见轻,虽然钱币周边还有轮廓,但冶炼不够精细,于是盗铸又纷纷而起,不再能够禁止,这就是吝啬用铜,又不能精工细做的结果。大凡铸造钱币,如果不能适中,则宁可取其重,而不取其轻。从汉代到刘宋时期,历时五百多年,各代制度有立有废,但自始至终一直使用五铢钱,其中的原因在于人们明白五铢钱轻重适中、交易方便。自从刘宋文帝铸造四铢钱之后,又不禁百姓削凿钱币,于是造成的灾祸就非常之大,流弊至今,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吗?自从晋朝不铸造钱币以来,经过盗劫、战乱、水灾、火灾,钱币每年都大量地损耗掉了,致使士人、农夫、工人、商贾都丧失了他们的工作。我认为,应该依照以前的制度,由官府大量铸造钱币,钱的重量为五铢,全都依照汉朝的办法。严格禁止剪凿损毁钱币,那些轻小破碎、没有轮廓的钱币,都不能流通使用。官府铸造的钱币,如果有过于细小的,应予销毁,改铸成标准的大钱,这样既有利于贫穷安分的老百姓,又堵塞了偷机盗铸之徒的邪路。钱币和货物能够等值,百姓就能安居乐业,集市道路上就不会发生纷争,衣食也会逐渐丰足起来了。”高帝认为此说有理,就下令各州郡大量购买黄铜、煤炭,准备铸钱。但正赶上高帝去世,此事就被搁置下来了。这一年,益州行事刘俊又上言说:“严道的铜山有一处过去铸钱的地方,可以经营利用。”武帝同意了请求。不久,由于开支太大又停了下来。

南齐武帝诏令赦免被贬谪到边境戍边的罪犯。

南齐自从整理户籍、贬谪作奸犯科之徒以来,老百姓怨声载道。于是武帝诏令:“自从宋升明年以前犯罪的人,都允许他们恢复户籍,其中被贬谪到边境戍边的人,允许他们返回自己的故乡。此后如果再犯,将严厉惩治。”

高车派遣使者出使北魏。

永明九年(辛未,491),春正月,北魏孝文帝开始处理朝廷事务。

南齐皇家祖庙加供非正式供物,并在清溪旧宅里另外祭祀。

齐武帝诏令皇家祖庙四季的供品为:在宣皇帝灵牌前供奉面饼和



鸭肉羹；孝皇后灵牌前供奉笋和鸭蛋；高皇帝灵牌前供奉细肉和肉酱粥；昭皇后灵牌前供奉清茶、粽子和烤鱼，这些都是他们生前所喜食的东西。武帝梦见高帝对他说：“宋朝的各位皇帝常常在太庙里向我要食物，你可以另外找一个地方祭祀我。”于是，武帝命令豫章王萧嶷的妃子庾氏，在春夏秋冬四季于清溪旧宅里祭祀祖父母和父母，按照家祭的礼节进行。

二月，南齐派使节出使北魏。

南齐散骑常侍裴昭明、侍郎谢竣，前往北魏吊唁冯太后，准备穿平常的官服去行礼。北魏的主客官说：“吊丧有一定的礼节，穿着红色的官服进入祭堂，这怎么可以呢？”裴昭明等人说：“我们受命于本国朝廷，不敢轻易更换服装。”这样反复争论了很多次。孝文帝派著作郎成淹去和裴昭明等人辩论。裴昭明说：“魏朝不许外国使者穿本国的官服，这个规定出自哪一部经典？”成淹说：“一个人身穿羔羊皮袍、头戴朝冠，是不可以前去吊丧的，这是一个小孩都明白的道理。”裴昭明说：“齐高皇帝去世时，北魏派李彪前去吊丧，他最初没穿白色丧服，齐朝也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，为什么今日我们却受到这样的逼迫呢？”成淹说：“齐国不能遵守居丧之礼，安葬一个月后，就穿上了平日的衣服。李彪没有得到齐朝主人的命令，所以不敢穿着白色丧服前往祭堂。如今，我们皇上仁义孝敬，住在简陋的房子里，吃着稀粥，这怎么可以和你们相比呢！”裴昭明说：“夏、商、周三代礼仪各不相同，有谁能判断出他们各自的得失呢！”成淹说：“如此说来，难道虞舜、商代高宗的作法都不对吗？”裴昭明和谢竣相互看了一眼，笑着说：“责怪别人孝行的人，说明他的心中没有亲情的观念，我们哪里能这样做呢！”于是二人又说：“丧服只有请主人给我们裁制，可这样做违背了我们朝廷的使命，回去之后一定会被治罪。”成淹说：“假如你们国家有君子，你们这次出使很好地完成了使命，将会得到厚赏。如果没有君子，你们此行为国家争得了荣誉，即使被治罪，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！这件事自然会有优秀的史官把它记载下来。”于是给了裴昭明等人吊丧用的丧服和帽子。孝文帝称赞成淹的聪敏，提升他为侍郎，赏赐给他一百匹绢。

三月，北魏孝文帝拜谒永固陵。

孝文帝拜谒永固陵一个月之后，在太和庙设置祭品，然后才开始吃了点儿蔬菜，追思冯太后，悲哀痛苦，一整天没有吃饭。

北魏自正月至夏四月一直没有下雨。

自从正月开始不下雨，一直持续到夏四月。有关部门请祈祷百神，孝文帝说：“商代汤王遭到旱灾时，用他的至诚感动上天下了雨，所以，本不在于曲意祈祷山河百川。如今，普天之下都丧失了可以依仗的人，阴间阳世同声哀悼，怎么可以马上去祭祀百神！我们只有反省自己，等待上天对我们的惩罚。”

北魏派人出使齐国。

北魏派遣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人前来聘问，南齐朝廷为他们置办了宴席，安排了礼乐。李彪推辞了主人的安排，说：“我们皇上孝思之心无穷无尽，正在振兴以前遗失的典章制度。朝臣们虽然已经脱下丧服，但还穿着白色衣服处理事务，所以我们不能接受奏乐的赏赐。”南齐朝廷接受了他的意见。李彪前后六次奉命出使齐国，齐武帝对他十分尊重。李彪将要回国时，武帝亲自把他送到琅邪城，并命令众位大臣赋诗相送，以此表示对李彪的爱戴。

北魏兴建明堂、太庙。五月，北魏孝文帝修定法律，亲自裁决有疑问的诉讼案件。

孝文帝在东明观修定法律，亲自裁决疑案，命令李冲裁定刑罚轻重，对条文加以润色，然后抄写下来。李冲忠诚勤奋，明智果断，朝廷旧臣贵戚对他都心服口服，上下内外对他也一致推崇。

秋七月，北魏议定先帝庙号、灵位的高低顺序。

孝文帝下诏说：“道武帝有开创大业的功劳，太武帝有开拓国土的贡献，应该追尊他们为祖宗，百代祭祀他们。平文帝的功绩比昭成帝小，但他的庙号却是太祖，道武帝的功绩比平文帝高，但他的庙号却是烈祖，这些在道义上都是不公平的。现在，尊奉烈祖为太祖，把世祖、显祖灵位迁移，作为远祖，其余的都按照顺序迁移灵位。”

八月，北魏改正祭祀典礼。

在此之前，北魏经常于正月吉利之日在朝廷设立帐篷，中间摆上柏树，供奉五位先帝的牌位，然后祭祀他们。另外还有一种向先祖问取治国之策的祭祀，孝文帝认为这些都不合乎礼仪，所以取消了这几种祭祀活动，下令将道教祭坛迁移到桑干河南岸，改称为崇虚寺。孝文帝下诏说：“国家祭祀诸神的场所有一千二百多处，现在打算减少，以求俭省。朝日和夕月的祭祀，大家都主张在春分、秋分之日分别在平城的东郊和西郊进行。可是，每个月的天数不一样，因此无法固定

日子。如果按春分、秋分的日子来定,有时会赶上月亮在东方,而祭祀却在西方进行,这样于人情、道理上,都不可施行。过去,秘书监薛谓等人认为,可以在每月初一早上行朝日之祭,每月初三晚上行夕月之祭,你们认为这个办法如何?”游明根等人请求按薛谓的办法实行,孝文帝表示同意。北魏旧制:皇家宗庙春夏秋冬四时的祭祀都在中节进行。现在,孝文帝诏令到每季的第一个月,选择一天进行祭祀。另有旧制:每年在平城西郊祭天,北魏皇帝与各位公卿大臣共二千多人,身穿战服,骑马绕祭坛,称为蹋坛,第二天,身穿战服登上祭坛,向上天行礼完毕,再次绕坛,称为绕天。这种祭天方式到现在也被孝文帝撤销。

九月,北魏孝文帝认真地在皇家宗庙祭祀祖先。冬十月,祭拜永固陵。十一月,孝文帝举行脱下丧服的典礼,然后到平城南郊祭天,又到明堂祭祀,设宴款待文武百官,将供奉祖先的牌位迁入新建的皇家宗庙。

有关部门上书孝文帝,请求占卜吉日,孝文帝下诏说:“用占卜的方法来选定吉日,既有违敬业的原则,又伤害永远思念亲人的心情,现在直接使用每月的最后一天。”在祭祀的第一天晚上,孝文帝住在皇家宗庙里,率领文武百官哀哭完毕,然后换上祭服,戴上素色帽子,腰束皮带,脚穿黑鞋,其余的文武官员们也都换上祭服,戴上黑帽,穿上白色绢丝单衣,腰束皮带,脚穿黑鞋,一直哀哭到二更。第二天,孝文帝脱下带有白色滚边的素色帽子,穿上上下一体用白布做成的衣服以及黑色麻绳鞋等祭祀服装,文武官员们也都脱下黑帽,换上白帽。祭祀典礼完成之后,孝文帝出了宗庙,站在那里痛哭了很久才回宫。十月,孝文帝拜谒永固陵,因过度哀伤,身体非常瘦弱。司空穆亮劝谏说:“君王是天地的儿子,万民的父母,从来没有儿子过于悲伤而父母心中不难受的,也没有父母忧虑而儿子却高兴快乐的。如今,我国气候多变,狂风大旱造成大灾,诚愿陛下能改穿轻便服装,正常吃饭,以使上天和百姓交相庆幸。”孝文帝下诏说:“孝敬父母与友爱兄弟到了至诚的地步,就会无所不通。如今的狂风大旱,都是因为我的诚心不够深笃,所以阴间和阳间还都没有被感动。说这些灾难是由于哀痛所致,恐怕不太合适。”十一月,孝文帝举行脱下丧服的典礼,穿上了平常的衣服和帽子。又换上黑帽,身穿白色一体衣服,祭拜完冯太后的陵墓后返回宫中。冬至,孝文帝前往祭天,又到明堂进行祭祀,然后登临太华殿,头戴通天帽,身穿朱红袍,设宴款待文武百官。设置了乐器,但

没有演奏，孝文帝身穿礼服，头戴冕旒，辞别太和庙，率领文武百官把供奉祖先的牌位迁入新建的皇家宗庙。

北魏制定官员等级制度，考核州郡首领。 十二月，高丽国王高琨去世。

高琨享年一百多岁。北魏孝文帝制作了一种素委帽和上下一体的布衣服，穿上在平城东郊为高琨举行哀悼典礼，赠谥号康。高琨的孙子高云继承王位。

北魏孝文帝开始到平城东郊举行迎春典礼。 北魏设置乐官。

当初，北魏太武帝攻克统万和姑臧，缴获了雅乐乐器、乐服和乐师。后来乐师逐渐死去，乐谱也大都散失。现在，孝文帝开始命令有关部门，到民间查访通晓音乐的人，商议制定雅乐，但当时已经没有人能懂了。不过金银、宝石、羽毛旗帜之类的装饰，比以前各个时代都要壮丽一些。于是，孝文帝诏命设置乐官，命令中书监高闾参与审定音乐。

南齐《律》书修订完成。

当初，西晋的张斐、杜预共同对三十卷的《律》书进行了注解，从晋武帝泰始年间以来就一直使用。《律》书行文简约，有时在一章之中，张斐和杜预的注解正好相反，审判官在使用时，临时斟酌选择，使官吏们有机会贪赃枉法。齐武帝十分留心法令，诏令狱官详细订正张斐和杜预的旧注，由删定郎王植集中这些订正之后上奏朝廷。武帝诏令公卿讨论修正，由竟陵王萧子良负责全面工作，对于大家意见不能统一的地方，奏报武帝裁决。这一年，《律》书修订完毕。廷尉孔稚珪上书认为：“《律》文虽然已经定了下来，但是，如果使用起来时并不公平，那么必然还会有人变成冤魂。古代的知名人士大都了解法律规章，而如今的读书人却没有谁肯把研究执行法律作为事业。即使有人研究学习，也会被世人所轻视，如此下去，恐怕这部《律》书会永远沦落在那些低级官吏手中。现在如果能设立《律》文助教，国子学校的学生中有想要研究法律的，就可以经过考试，提升任用他们，这样才能对读书人有所鼓励和吸引”武帝诏令按孔稚珪的建议去办，但此事最终没有实行。

北魏孝文帝任命咸阳王拓跋禧为司州牧。

北魏冀州刺史、咸阳王拓跋禧朝见孝文帝，冀州州民三千人请求孝文帝，说拓跋禧在任清廉，推行德政，请允许他世代承袭冀州刺史的官职。孝文帝下诏说：“古代虽有世袭制度，但未必适用于今天。分疆



割土由君王作主，从道理上说，不是下民的请求所能决定的。”于是改任拓跋禧为司州牧。

北魏孝文帝任命宦官符承祖为悖义将军，并封他为佞浊子。

当初，北魏冯太后宠信宦官符承祖，使他官至侍中，并赐给他一道免死的诏令。冯太后去世后，符承祖因为贪赃应被处死，孝文帝赦免了他，只是撤了他的官职，将他关了起来，还给了他一个悖义将军的官职，封他为佞浊子。一个多月后，符承祖去世。在符承祖当权时，他的亲戚们争相前来依附，以谋求私利。他的姨母杨氏嫁给了姚家，只有她不这样做，并经常对符承祖的母亲说：“姐姐你虽有一时的荣华富贵，却不如妹妹我有无忧无虑的乐趣。”她的姐姐送给她衣服时，她大都不肯收下，实在不得已收下了，也还是把它们埋了起来。送给她奴仆和婢女，她就说：“我家缺乏粮食，不能养活他们。”她经常穿着破旧的衣服，干起活来不辞劳苦。符承祖派车去接她，她不肯上车，符承祖让人强抱她上车，她就大哭说：“你想要杀我！”从此，符家里里外外的人都叫她为“痴姨”。符承祖事发后，有关部门将符承祖的二个姨妈抓了起来，送上宫殿，其中一位姨妈被斩首。孝文帝见到姚氏姨妈如此贫穷，就特别赦免了她。

北魏孝文帝封赐李安祖等四人为侯。

李惠被诛杀时，他的女儿思皇后的亲兄弟也都被处死。李惠的堂弟李凤也因其它事而被处死，他的儿子李安祖等四人逃亡躲藏起来，遇到大赦时，才得以露面，不久，孝文帝寻访舅父家仍活在世上的亲人，查出了李安祖等人，全都给他们封了侯爵，加授将军官衔。不久，孝文帝对他们四人说：“君王设立官职，是要任用贤能之士，以皇亲国戚而被举官，是末朝乱世才有的事。你们既然没有特别的才能，可暂时回家。从此以后，凡是外戚没有才能的人，都按此处理。”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孝文帝待冯太后家太优厚，而待李氏家太刻苛。高闾曾就此事提过意见，孝文帝没有听从。

永明十年(壬申,492)，春，北魏孝文帝开始在明堂祭祀。

孝文帝在明堂祭祀献文帝，把他的牌位放在上帝牌位旁边，然后登上灵台，观察天气，下来后，留在东堂北部偏殿，处理朝政。从此以后，每月初一都举行这项活动。

北魏确定继承晋王朝为水德。

孝文帝命令文武百官讨论水、木、金、火、土五行的顺序问题。高

间认为：“历代帝王们都把中原作为正统之本，把传世多少作为竞争的对象，把善恶作为是非的标准。晋继承曹魏为金德，赵继承晋为水德，燕继承赵为木德，秦继承燕为火德。秦灭亡之后，北魏正式建立，而且拓跋的姓氏出自轩辕帝那里。臣认为，魏应该是土德。”李彪等人认为：“我们的神元皇帝和晋武帝友好往来，到了桓帝和穆帝，他们仍然一心辅佐晋王朝，这说明司马氏的命运告终之后，由拓跋氏接受天命，建立王业。以前，秦王朝统一天下，汉王朝把秦王比作共工，最终继承了周王朝，为火德。何况刘渊、石勒、苻氏所建立的王朝，国土狭小，世代短促，我朝怎么能够舍弃晋王朝，而定为土德呢？”穆亮等人都同意李彪的意见。于是，孝文帝诏令北魏继承晋朝为水德，规定年初第一个申日祭祀祖先，年终最后一个辰日，举行腊祭。

北魏禁止国人赤背裸体。 北魏孝文帝诏令王公中不是烈祖后裔者，其爵位递降一等。

北魏皇室及功臣子孙有很多人被封王爵。孝文帝下诏说：“除了烈祖的后裔，其余王爵都降为公，公降为侯，品级不变。”只有上党王长孙观因为祖先立过大功，所以，特别照顾不降爵位。丹阳王刘昶降为齐郡公，另外加号宋王。

北魏孝文帝开始在平城东郊主持祭日仪式。

从此以后，祭日、祭月仪式，孝文帝都亲自主持。

北魏修正尧、舜、禹、周公、孔子的祭祀办法。

在平阳祭祀尧，在广宁祭祀舜，在安邑祭祀大禹，在洛阳祭祀周公，这些祭祀典礼，都要由当地牧守主持进行。孔子庙的祭祀在中书省举行，将孔子的谥号改为文圣尼父，孝文帝亲自主持祭拜。

夏四月，北魏颁布新修订的《律令》。 南齐大司马、太傅、豫章王萧嶷去世。

萧嶷性情仁善恭谨，廉洁节俭，不求金钱贿赂。他自己家的库房发生火灾，将他从荆州带回的资产烧了，估计约值三千多万，他不过责令打了负责库房的人几十棍而已。他病得很厉害时，立遗嘱命令各个儿子说：“才能有优劣之分，官位有亨通阻塞之别，运气有贫穷富足的不同，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，你们都不必仗势欺人。”他去世之后，家里没有一点现钱，武帝下令每月接济他家一百万钱。赠谥号为文献。

齐武帝任命竟陵王萧子良为扬州刺史。 秋七月，吐谷浑王派他的儿子前往北魏朝见。

当初，孝文帝诏令吐谷浑王伏连筹前来朝见，伏连筹没有来，却修筑了洮阳、泥和二边城，派兵戍守。北魏派兵讨伐吐谷浑，占领了洮阳、泥和。冯太后去世时，北魏派人前往吐谷浑报丧，伏连筹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态度不恭，因此，文武百官请求发兵讨伐吐谷浑，孝文帝没有批准。臣属们又请求将吐谷浑进贡的东西还回去，孝文帝说：“贡品是臣下呈给君王的礼物，如今不予接受，就表示要断绝与他们的关系，他们虽然打算改过自新，也无路可走了。”所以，孝文帝下令将在洮阳、泥和俘获的吐谷浑人遣返回去。于是，吐谷浑王伏连筹派他的世子贺虓头前往北魏朝见。

北魏派使节出使南齐。

北魏散骑常侍宋弁前往南齐聘问。回国后，孝文帝问他说：“江南形势如何？”宋弁说：“萧氏父子对国家没有大功，既然他们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了政权，那么他们也就不能用德政来守住江山。他们政令苛刻琐碎，赋役繁重，朝廷内没有可以支撑江山的大臣，田野上却充满了哀愁怨愤的百姓。萧氏能得以保持终身已经是万幸的了，他所采取的措施不是为子孙万代所考虑的。”

八月，北魏军队在大沙漠击败柔然。柔然杀死国王伏名敦可汗。

北魏孝文帝在明堂举行送老臣回乡养老的典礼。

北魏司徒尉元和大鸿胪卿游明根因年纪已老，多次上书请求辞职。孝文帝接见他们，赏赐尉元黑色帽子、白色衣服，游明根委貌冠帽和青纱单衣，然后送他们回家养老。现在，孝文帝亲自在明堂主持了送老臣回乡养老的典礼，任命尉元为三老，游明根为五更。孝文帝向三老尉元叩拜两次，亲自挽袖露臂，切下祭肉，举起酒杯向他敬酒。向五更游明根作揖，并请他们对朝政提出意见，尉元和游明根劝谏孝文帝用孝敬父母、友爱兄弟之道教化百姓。又在台阶下主持敬老仪式，向庶老和国老致敬。发给三老上公的俸禄，发给五更元卿的俸禄。

九月，北魏孝文帝拜谒永固陵。

孝文帝因为冯太后去世两周年，在永固陵西侧痛哭，一天哭声不断，两天都没有吃饭。

冬，南齐派使节出使北魏。

孝文帝对齐国使节很尊重，亲自和他们谈话，并回头对身边的众位大臣说：“江南有很多优秀的官员。”他的使臣李元凯回答说：“江南有很多优秀的官员，但他们几乎每年更换一次皇帝；江北没有优秀的

官员，但一百年左右才换一次皇帝。”孝文帝非常惭愧。

南齐武帝诏令太子家令沈约撰写《宋书》。

沈约在撰写《宋书》时，不能确定是否写《袁粲传》。武帝说：“袁粲当然是宋室的忠臣。”沈约又记载了刘宋孝武帝和明帝许多卑鄙荒淫的事。武帝说：“孝武帝的事迹，不能这样写。我过去曾侍奉过明帝，你应该想到为尊者讳的大义。”于是，沈约删去了许多。

北魏南阳公郑羲去世。

郑羲曾任西兖州刺史，任职期间贪婪卑鄙。郑羲去世后，尚书上奏追谥他为宣，孝文帝下诏说：“郑羲虽然在文学上很有水平，但为政却不能廉洁清白，可赠谥号为文灵。”

永明十一年（癸酉，493），春正月，南齐武帝任命陈显达为江州刺史，崔慧景为豫州刺史。

陈显达认为自己出身寒门，却担任要职，所以每次升官时，他都有惭愧恐惧之色，并且告诫他的儿子，不要依仗自己的富贵而欺凌他人，但他的儿子们却大都生活豪华奢侈。陈显达说：“阎尾、蝇拂这样的东西，是王家谢家那样的人家才应使用的，你们不需要拿着它。”然后就把这些东西拿过来烧了。当初，齐武帝制造了三千辆没有顶篷的车辆，打算从陆路攻取彭城。北魏得知这一情况，而刘昶又多次在北魏孝文帝面前诉说，乞求派他到边境戍守，召集刘宋遗民，以报仇雪恨。于是，孝文帝就在淮河、泗水之间大量存贮喂马的草料。齐武帝听说了这个消息后，就任命崔慧景为豫州刺史，以防备魏人入侵。

南齐太子萧长懋去世。

齐武帝晚年喜欢游乐饮宴，就将尚书各曹事务交给太子处理，因此，萧长懋的威望及于朝廷内外。萧长懋性情奢侈豪华，他修建的殿堂、花园，超过了武帝的宫殿，而没有人敢把这一切告诉武帝。他去世后，武帝才见到了他那些奢华的服饰、玩物，极为愤怒，下令全部予以销毁。萧长懋素来讨厌西昌侯萧鸾，他曾说：“我特别不喜欢这个人，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，大概是因为他的福份浅吧。”到后来萧鸾专政，将太子的子孙全部诛杀。

二月，北魏孝文帝开始举行耕田典礼。南齐雍州刺史王奂因罪被杀。

王奂讨厌宁蛮长史刘兴祖，诬陷他勾结煽动山中蛮族而杀了他。齐武帝大怒，派中书舍人吕文显、曹道刚前去逮捕王奂，命令镇西司马



曹虎与吕文显等人会合。王奂的儿子王彪平日凶狠奸诈，王奂都管不了他。王彪派出雍州兵士，关闭城门，据城抗拒。王奂的门生郑羽向王奂叩头请求，让他前去迎接朝廷派来的官员，王奂说：“我没有作贼叛乱，打算预先派人向皇上申诉。正是因为害怕曹道刚、吕文显等一些奸诈小人的欺凌侮辱，才暂时关闭城门防守罢了。”于是，王彪出城与曹虎率领的军队作战，结果被打败，逃回城里。司马黄瑶起和宁蛮长史裴叔业在雍州发动兵变，进攻王奂，并斩了他，逮捕了王彪及他的弟弟王爽、王弼，全部斩首。只有王彪的另一位弟弟王肃得以逃脱，投奔北魏。

夏四月，南齐武帝立他的孙子萧昭业为皇太孙。

太子宫内的文武官属，全部改为太孙的官属。

五月，北魏孝文帝亲自审查囚犯案卷。

孝文帝对司空穆亮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朝廷政事，在中午以前，由你们自己先讨论，中午过后，联和你们一块讨论裁决。”

秋七月，北魏孝文帝立皇子拓跋恂为太子。北魏孝文帝诏令大举征伐南齐。

孝文帝因为平城气候寒冷，六月还在下雪，而且经常刮起风沙，所以打算迁都洛阳。但他担心文武大臣们不同意，于是提出大举征伐南齐，打算以此来胁迫众人。他命令太常卿王湛占卜，得到“革”卦。孝文帝说：“‘商汤王和周武王进行变革，既适应上天之命，又顺乎百姓之心。’没有比这更吉祥的了。”任城王拓跋澄说：“陛下继承了先祖留下的大业，使之发扬光大，并拥有了中原的土地。如今要出师征伐，却得到了革命的象辞，不能说是吉利。”孝文帝严厉地说：“社稷是我的社稷，任城王要打算阻止大家吗？”拓跋澄说：“社稷虽然为陛下所有，而我是社稷之臣，怎么可以知道危险而不说呢？”孝文帝回到皇宫，召见拓跋澄，命令左右侍从退下，对他说：“平城是一个用武之地，不宜于以文教治国。移风易俗，这条路确实很难走。朕打算借大军南下征伐之势，将京都迁到中原，你以为怎么样？”拓跋澄说：“陛下打算把京城迁到中原，以扩大国土，征服四海，这也正是周朝和汉朝兴旺发达的原因。”孝文帝说：“北方人留恋旧的生活方式，他们一定会惊恐骚扰，怎么办？”拓跋澄说：“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，因而就不是平常的人所能做到的。陛下的这个决定出自圣心，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！”孝文帝说：“任城王真是我的张子房呀！”于是下令中外戒严。齐武帝听说这

件事后，诏令征发扬州、徐州男子入伍，广泛招募士兵，以防备北魏入侵。

齐武帝萧赜去世，皇太孙萧昭业继位，任命竟陵王萧子良为太傅，萧鸾为尚书令。

中书郎王融依仗才能和门弟，认为自己不到三十岁就可以官至公辅。有一次，他曾在宫中立夜，手抚案几叹息说：“沦落到这等寂寞的地步，真是要被邓禹所耻笑了！”有一次，他路过朱雀桥，正赶上朱雀桥打开浮桥，行人拥挤，不能前进，他手捶车厢，叹息说：“车前没有八匹大马开道，怎么能称得上是大丈夫！”竟陵王萧子良喜爱王融的文才，对他加以特别厚待。王融发现武帝有北伐的志向，就多次上书鼓动，并努力学习骑马射箭。听说北魏车队要来进犯，萧子良在东府招募兵马，任命王融为宁朔将军，让他主持这件事。王融尽力招收人马，招集了长江以西的几百名楚人。正赶上齐武帝身体不适，命令萧子良全副武装入宫侍奉，皇太孙萧昭业每隔一天就要前来问候。武帝病情加重，气息暂绝，而萧昭业还没有入宫。王融打算假传圣旨，立萧子良为帝，他已将诏书的草稿拟好。正好此时萧昭业入宫，王融身穿戎服红衣，站在中书省阊口，堵住东宫卫队，不让他们入宫。过了一会儿，武帝又醒了过来，问皇太孙在哪里，于是召入太孙及其卫队，武帝把朝政托付给了仆射、西昌侯萧鸾，然后气绝身亡。王融命令萧子良的军队把守宫城各门。萧鸾听说之后，立即赶到云龙门，但被守门士兵挡住，萧鸾说：“皇上有诏令召我！”推开士兵，闯了进来，拥戴皇太孙登基即位，并命令左右侍从把萧子良扶了出来。王融知道自己的图谋不能实现，只好脱下军服，返回中书省，叹息着说：“萧子良耽误我了。”武帝在位时，用心朝政，总揽全局，严明果断，郡守县令都能长期任职，地方长官犯法，就封刀派人诛杀犯法者。所以，在永明年间，百姓富足安乐，盗贼不敢出没。但武帝喜欢游乐饮宴，对于奢华靡烂的生活，他常说很痛恨，却不能断绝。萧鸾生性节俭朴素，居官以严厉能干而闻名，武帝很器重他。武帝留下遗诏，让萧子良辅政，萧鸾为知尚书事。萧子良向来仁爱宽厚，不喜欢处理各种事务，于是就特别推荐萧鸾。郁林王萧昭业从小由萧子良的妃子袁氏抚养成人，袁氏对他非常慈爱关心。到王融谋立萧子良后，他就对萧子良深深忌恨起来。因为萧子良住在中书省，郁林王就派郎将潘敞率领兵士守在太极殿西阶，以防备萧子良。等到武帝的遗体入殓后，诸位王公走出宫中，萧子良请求允

许他守在这儿等到下葬那天,未被答应。郁林王声称奉武帝遗诏,任命萧鸾为尚书令,萧子良为太傅。下令免除粟米、布帛及其它杂调,百姓所欠税赋也予免除,减省御府和无用的田庄、水池,宅第,减少关卡税收。在此之前,免除税赋的诏令大都没有实施,还像以前一样严催征收。现在才恩信并行,老百姓都很高兴。

北魏山阳公尉元去世。

谥号为景桓。

北魏孝文帝从平城出发。

孝文帝从平城出发,进行南伐,率领步兵、骑兵三十多万。他命令太尉拓跋丕和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。拓跋羽说:“太尉应该全权负责,臣只能担任副手。”孝文帝说:“年老者深谋远虑,年轻者坚决果断,你就不要推辞了。”

南齐中书郎王融因有罪被诛杀。

齐郁林王生性聪明善辩,容貌举止都很高雅,但惯于伪装矫饰,表面和善,内心却阴险卑鄙,他和左右一群小人衣食不分,连睡觉也在一起。开始时,他跟随竟陵王萧子良在西州,文惠太子经常管束他。他偷偷地向富人要钱,并且在晚上打开后阁门,到各个军营中去荒淫欢宴。他的老师史仁祖和侍书胡天翼商议说:“如果把这件事报告给皇上或皇太子,这就不是一件小事了。如果他被别人打了,或者被狗咬伤了,岂只是我们自身要获罪,恐怕全家都要被牵连遭祸。”于是二人相继自杀,但武帝和皇太子却不知道。萧昭业对宠爱的左右侍从,都预先加封官爵,写在黄纸上,让他们装在口袋里,随身携带,答应在他登基之后,照此执行。他在侍奉太子和武帝养病及后来守丧期间,面带愁容,悲泣哀号,可一回到家里,就欢笑畅饮,并且经常命令女巫祈祷,让自己早日登基。武帝有病后,他给何妃写信,中间写了一个大喜字,在大喜字周围写了三十个小喜字。武帝并不知道他的这些所做所为,认为他一定能够承担起国家大业,临终之前拿着他的手说:“如果还想念你的祖父的话,你就应当好好干。”说完就去世了。武帝的遗体刚刚入殓完毕,他就将武帝的那些歌舞伎都叫来,让他们演奏各种音乐。即位十多天,就逮捕了王融,交付给廷尉审判。王融向萧子良求救,萧子良忧虑害怕,不敢相救。于是,郁林王赐王融自杀,这年王融二十七岁。当初,王融打算结交东海人徐勉,徐勉对人说:“王君的名望很高,但轻浮狂躁,很难和他荣辱共处。”太学生魏准为王融所赏识,